

御批續通鑑綱目

第一函
第六冊

午丙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一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凡二年。
盡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發明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

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當時言路久塞。阿諛成風。欽宗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是亦能革故而鼎新者也。雖欽宗柔弱。弗克盡終。而神人之憤庶幾洩矣。故綱目亦書以予之也。

廣義

臣觀當時實封之言。未有剴切如陳東者也。有

雖下而無有一人之應者焉。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幹離不陷相濟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發明

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宋恃方平之守不修城郭不擇大將須臾師潰金遂渡河信無備矣然虜至而師潰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信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黎陽之城何益乎故綱目於師潰特書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如春秋書莒潰楚人入邾義同

廣義

用兵行師國之大事也豈可付以陰類邪且陰道用事未有能生物者也易曰用行師終有大

敗以其國君凶是也。徽宗用童貫童貫逃歸而金人聞太原欽宗用方平方平師潰而金人遂濟河徽欽父子擇將用兵如出一律而欲保有家國難矣哉。

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昉同知院事。○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之。

黼開金兵至不候命截其孥以東詔取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蹠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彥賜死並籍其家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掠克其園池擬禁禦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炭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大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

發明

王黼等欺天子忌賢才導奢侈敗虜讐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綱目一書竄一書放

書賜死。若無罪焉者。宋罰之。不滿望也。然欽宗既遣
聶昌殺王黼。託爲盜殺。何歟。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
謀。是亦盜賊而已。書黼至雍丘。盜殺之。不知所謂盜
者何人哉。可愧之甚矣。與唐書盜殺李輔國相似。

廣義

王黼欺君誤國。罪不容誅。李彥朱勔同條共貫

安置按之。失討賊也。然而聶昌遣人殺之。足以快人
之心。而書曰盜者何哉。蓋昌亦黼之流耳。其殺之也。
不以公而以私。非盜而何。昔者聶政殺俠累。而文公
尚書曰盜。况昌乎。臣嘗跡宋之亡。亡于朱勔之花石
綱也。何也。蓋逸樂者。人君之大戒。故雖大舜之聖。其
臣伯益猶以逸樂爲戒。况去大舜之遠者哉。蓋逸樂
既生。則君心縱弛。而凡傷財害民之事。皆將不顧理
義而爲之。是雖嘉謨之入告。不足以動其聽焉。夫惟
君心安于逸樂如此。譬猶盤水之滿。涓滴之不可入。
伊尹所謂習與性成者也。爲君者至此。而欲家國之
保。殆見其難矣。抑觀朱勔作孽于宋之由。始于崇寧
四年。蔡京竄勔姓名于童買軍籍中。故與父冲皆得
官。自是徽宗注意。花石之費。牢不可破。疏諫者安置
諷諫者放歸。由是勔之得君。無尊卑之分。有魚水之
諧。富擬封君。權傾人主。城社二十餘年。其間蠹國害
民之事。日新月盛。而徽宗迷不知悟。豈不痛哉。又况

東南爲錢穀淵藪。于時汴宋之命實懸于此。勦則脞
削殆盡。戕斲國本。民怨不解。故方臘因民不忍而嘗
泄憤悶之氣。陳東有言。朱勦結怨於東南。是其獨見
之明也。厥後雖以誅殺竄虜。猶未足以謝天下也。君
了於勦乎何誅。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

帝聞幹離不濟河。卽下詔親征。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
宮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
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
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
適上皇南幸。貫卽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
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
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

發明

播越之詞有三。如緩詞也。奔急詞也。走賤詞也。

失天下也。蓋王者以四海爲家。京師爲室。故所在曰
行在所。而巡狩行幸。則曰車駕次于某。是也。徽宗躬
臨大寶。垂廿五載。際天所覆。悉主悉臣。一旦虜至。乃
棄宗廟。委天屬。獨携所愛。脫身而逃。則是一匹夫耳。

李綱之忠
惴篤摯誠
有大過人
者第靖康
之時國勢
已不可為
即使盡行
其言久居
其位亦未
必有濟也

故綱曰於此書出書奔。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知所畏謹也哉。

廣義

烏呼。徽宗乃坊市間小才。末藝之流耳。豈黃屋

愚孰甚焉。然其流離播越。宗社不守。而納身夷虜者。非不幸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摯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開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

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職之具。不數日而畢。

廣義

嗚呼。當童貫蔡京王黼等急邀邊功之時。貫等坐享王公富貴。不知置李綱於何地耶。及乎國勢顛危。彼向之受富貴者。一皆奉頭鼠竄。舉無一策可施。何也。揆厥所由。皆由徽宗平昔扶陰抑陽之所致也。且賢才立于人之朝。隨時變遷。與道俱化。其君舍之。則守已以正。括囊無咎。無譽。坤之六四。是也。其君用之。則奮不顧身。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之六二是也。嗚呼。人品正大。而合于坤之六四。蹇之六二。臣於李公見焉。况李公力陳不可出幸者。卽孟子謹守常法之意也。使李公胷中無定見。安能出此屹然如泰山。而不可動搖之論哉。嗚呼。宋有社稷之臣如此。而不能用之於未亂未危之日。惜哉。

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尚書左丞。○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發明

觀此則宋之失人心。爲可見矣。能以善政固民心。則民親其上。死其長。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何用督之。入援哉。故書議之。

○金韓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

癸酉。韓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穀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

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皆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洵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

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並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夜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發明

甚矣夷狄之不可與其功也。始以唐事觀之。高祖借契丹之兵。肅宗資回紇之助。皆不旋踵而罹其患。又况宋之慢藏誨盜者乎。夫借助夷狄。奪人土地。帝有中國。苟如是而無貽禍。則醜類真可與爲一矣。滅遼未幾。卽爲入寇。蓋其受禍之淺深。視其得力之輕重。始是終是。毫釐不差。故夫宋氏之亂。不惟謀國之乖刺。蓋亦天意借是垂戒後人。使萬世之下。知夷狄之不可與其功。欲其戒之謹之。毋至自貽伊憾耳。綱目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蓋至於書金幹離不圍京師。則無可言者矣。若夫李綱書力戰禦之者。見其以留守盡忠王事也。金人書來議和者。見其畏中國有備。欲和者虜也。書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者。見其儲蓄空虛。因以譏其自弱也。書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者。見其不能自強。因以

譏其失策也。後之欲用夷狄者。可不鑒哉。

廣義

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幹離不之軍。必有懾服金虜之言。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之於王庭湊。是也。汴圍未必不可解。而康王未必為質矣。況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幹離不圍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于金也明矣。尚何以和為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況議乎哉。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大乎。人也何尤。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聞幹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

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欲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洎。在廷頤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廣義

內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可使制梃以撻金虜之堅甲利兵矣。夫何欽宗昏庸。而不能遂二公之願。惜哉。

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軍逃歸。

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土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嘯喘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間。卽發。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廣義

師成之罪。不容誅矣。分注云。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觀此。足見欽宗有賊。不能討矣。尚

何激勸天下之忠義。而收恢復之功哉。綱目書賜死者。代欽宗之斧鉞也。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激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亦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侯吏覺之。幹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發明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交兵大事。拒敵大機。要當熟

思審處。必求萬全。斯爲宜耳。平仲輕慮淺謀。邀功敗事。其謀不成。徒益虜備。旣而懼誅。率兵亡去。其罪可勝言哉。輕行而掩之曰。藥偷生而苟免。曰。逆皆所以罪平仲也。非克爲君分憂。而反益君之憂。若平仲者。安得謂之大丈夫乎。觀於此。綱目責望當時之意可見矣。

廣義

昔者禹之征苗。其誓師乃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武王伐紂。其誓師亦曰。爾乃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以克永世。蓋軍家之事。未有心之不一。力之不同。而能成功者也。當汴京受圍之日。所恃者。內有李綱。外有種與姚耳。今而種姚兩家。各不相下。以私滅公。卒至喪師辱國。其敗可勝言哉。書曰。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平仲其有愧于千古云。

罷李綱以謝金人

幹闌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

來者皆潰。虛中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發明

甚矣宋人之愚也。當時虜兵臨城。朝野恐懼。群

而巳。昔者晉武帝獨斷而成平吳之功。唐憲宗獨斷而遂破蔡之績。欽宗不能奮義禮之勇。乾剛獨斷。委任無疑。不容浮言搖奪可也。夫何心持兩端。弗克果決。竟罷忠直。以謝殘讐。嗚呼。陋矣。金人果愛我耶。則必不勞師遠涉也。金人果讐我耶。則何必匿怨而友之也。矧女真空國入寇。就食中華。宋之兵非不多。將非不衆。合力奮擊。而隻輪不返。則將望旌旗而膽落矣。不能以此自強。偷安一時。貽禍後日。使虜人從容屯駐。恣其劫掠。是豈有人心者哉。書之。足以發千古之一笑爾。

廣義

當幹商不之圍汴京也。其可憚者。惟李尚書而已。今焉既罷李綱。則知當時宋亦無可恃者。而

金人亦何所憚哉。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